也是一席話

——珊

人們滿臉的困惑與自個內心的疑慮是相連鎖的。爲何要踏上最漫長的醫學生涯？身爲女孩子，處於現實父系的社會，救人濟世的清苦醫涯，何能勝任？何其價值？從九百多個逝去的日子，對「生命」些微有了重新的估計與體認，然於學習過程中的酸、甜、苦、辣，却有無限的感慨。

在這男女比例懸殊，動見覿瞻的情況下，女孩無法獲得與男孩相同的待遇，且不知不覺爲保守、消沈校風下的犧牲品。她們必須謹記自己是一個女醫學生，而不是普普通通的一個「人」，處處要拘束、呆板、文靜。雖然人應自我肯定，自己創作自己的生活腳步。但可悲的，他（她）最大的弱點一就是自我的價值常依別人的認同與否來批判。日久，只有隱藏「原我」，而配帶着多變的假面具，表現着多重的人格。

人總盼望自己是屬於靈性的一群，於思想，有高超獨特的見解；於文學、音樂、藝術也另有一番修養。然却常聞醫學院的女孩是貧乏而不帶色彩，於各種爭論的場合，常喜以矜持的態度而啞雀無言。事實在這云云衆生裡，眞有才華的究有幾人？何能輕以這些來評論個人的內涵，每個人一定都有其特殊的優點，我們實不該以他人表現的貧乏而譏笑，眞能發掘別人內在涵養來欣賞才是。

繁重的功課，的確是醫學院的一大特色，一付深度的眼鏡，略有弧度的背脊，捧着厚重的筆記洋書，踏着沉重的腳步，便是醫學生的塑型。大家總有挑燈夜戰的經驗，總有被逼得透不過氣的時候，總有強烈的求知慾，總不願自己的大名不幸被公布於佈告欄時的凄慘表情。那麽，何必忍心附加女孩子「啃書蟲」的不雅頭銜，大家都是在對自己的信心，努力與智慧作考驗，何況念書本來就是作學生的本分。

學習的過程是艱澀的。心情暢快時，會以克服這種考驗而自榮，對前途抱着幾分喜悅；心情鬱悶時，自忖何必浪費青春在這枯燥乏味的醫學上，難免有萬念俱灰之意。然而儘管情緒是如何週期性的變化着，也仍然要一步一步的向前邁去，正視今日，若不帶着挑戰的勇氣，那麽人生的意義不就要喪失麽？

千千心結，纏纏髮絲，是怕朶朶鳳凰枝頭開—將爲今夏戴學士帽人子的悵懷與心語……

——吳篤恭

如果；你，發現熟面孔愈來愈少。

如果；有個不太清楚的語調稱你〝學長〞。

如果；你不再和教務處的先生小姐們吵架。

如果；一年級女同學的〝清湯頭〞，由〝土氣〞成了一種叫〝純潔〞的感覺。

如果；中廊遇見某〝茉麗葉〞不再故作無睹而「心律不整」。

如果；助教和你說話時，拍拍你肩膀。

如果；大馬路遇見杜教官，你好大聲的說：杜教官早！——在註冊隔天。

如果；你開始和那些「沒有才氣」的同學打哈哈。

那，大概就是一你，該走的時候了。除非……

哦！對了，你還在火車上向鄰座說：我不是〝中國醫學院的學生〞嗎？!

不再是哪吒，我，肯定了自己

——黃麗芳

從聯考放榜到開學，我無法決定走那條路到羅馬，更不知道路的前端是桃源亦或絕壁。抱着走走瞧瞧的心情，放棄全天候的大學生活，選擇了一天三堂課的夜間部。

我不再匆忙，在沒有鬧鐘的日子裡。寧靜，沈思，默想，佔了我大半的時間。我貪婪地吸吮著浩瀚學海的點滴，用生疏的彩筆畫下大自然的神秘，寫下我心靈的顫動。課本以外的世界，是那麽燦爛，那麽美好。以前，怎麽沒有發覺呢？

在學校，同學間的相互切磋及半工半讀的感受，激勵了我往上的決心。省議會的烤肉，大雨和泥濘，拖得我們好累，但，我們仍嘗到了香噴噴的情誼。蓬勃的社團活動，讓我這個新鮮人，有着如夢般新奇的喜悅。這一切的一切，把我的偏見全部否定了。我不在乎長輩的惋惜，朋友的驚訝，半學期的體驗，更肯定了我的抉擇。

哪吒生存在他父母的世界中，沒有人正視他的存在。他被塑造成父母的理想，但這並非是他渴望的。在一次意外中，他殺了人，只得剔肉剜骨的還於父母，化身蓮花。這是他的悲劇，亦代表著現代年青人們的苦悶。十八年來，我的每一段路都是父母舖成的。但是現在，我不再是哪吒，在踏入校園時，我即肯定了自己。

飄泊的靈魂

——高岸

自進入本學院以來，倏忽已有五年。在這漫長五年的醫學生涯中，不管是生活或體驗上，我的精神歷程有三變：

首先在進入學院之初，曾有過一種極天眞的想法，我以爲醫學是崇高而神聖的，它不僅可以幫助我濟世活人，更能指引我接近眞理。生命的深邃本質在我無窮好奇的腦海中一直是奧秘莫測的。我曾飽嚐文、史、哲書籍，並曾探索過藝術之諸多不同部門，冀求找出答案。但從蘇格拉底，以至康德、叔本華、羅素……，從老莊、孔孟以至胡適、林語堂、古今哲人們的良言懿行都不能完全令我滿意而全盤接受。他們啓發我以部分的眞理，並未向我展示史芬克斯所謂的「人生之謎」。於是我懷著如遊子般追尋眞理的熱忱投向醫學。

幾年浸沉在醫學廣大而狹隘的領域裡，我茫然四顧，感到有點失望。尤其在本校的環境裡，我發現我所親炙的醫學是絕對反人文的。同學們對生命的根本意義並不感到興趣，只孳孳背記一些醫學術語和臨床理論……，醫學教授們都是一些專門醫學家，不能啓示我以百科全書派學者的風範，我感知自己在醫學之路上摸索前進，很可能將來只是個小有成就的醫生，這種感知使我在嚴肅的求知底渴欲裡，不禁感到一絲徬徨。

正當我孤獨地放逐自己於精神王國的浩瀚書林中，爲了徬徨於形而上人文與形而下醫學無從抉擇之際，我接觸到學院裡的一些獨立異行之士。這因此而改變了我的生活，使我留下了一些大學生活中的難忘回憶。

也許是編刊物的關係，我有機會深入地接觸到這些赫塞小說中所描寫的帶有「該隱」記號的人物。彷效竹林七賢的行徑。衆〝該隱〞常常一起嘯聚清談，而所談不經……。明代袁中郎曾謂「余觀世上言語無味，面目可憎之人，皆無癖之人耳……」。這些〝有癖〞之人，各有所好，但皆有一共通之癖——即古已流傳而今盛行之犬儒主義。（犬儒主義乃消遣主義也）。挫折之理想以諧謔的方式出之，乃爲犬儒主義之精義。君不見，前不久學院刊物之消遣作品乎？C.P. 之輩，誠可直追包可華而不遜色矣。但，可憾的是，消遣作品最後遂是從學校刊物裡無疾而終，這並不單爲了學校審稿的關係。我想，主要的是，學院裡不苟言笑，不好消遣的衞道之士，多於喜歡消遣的人士，以至於消遣作品之不得再流行而中道沒落之故……。

進入五年級，自覺在精神感受上又是一變。編了刊物一年，荒廢了不少課業，看看同學們在 Seminal 和 C.P.C. 上能言善道，說得頗有一套，足見認眞K書亦有是處。而當初的豪情壯志亦已隨年光消逝而褪色了，或許它並沒有褪色，只不過是醫學之終極實用目的，在我底思維上顯示了它眞正底價值。而令我這飄泊思鄉的遊子終於回歸於它殷殷底召喚。從此，我將會打開那架上積滿灰塵的原文書，安分地做一個認眞的醫學生了。

最後順便一提的是，大學生涯必修的一課——戀愛學分。我一直沒有通過，眞是夠赧顏而慚愧的。基於愛校的感情，我亦以未能在本校通過這門學分而深深感到遺憾。不過，據悉教育部新近公布輔系及可選修他校學分，看來仍有一絲曙光，且寄托一絲希望於這項德政之上，余願拭目以待之！